

*Dostoyevsky*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全集

18

河北教育出版社

*Wenzel von Tschirnhaus*

#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十八卷

文论(下)

陈燊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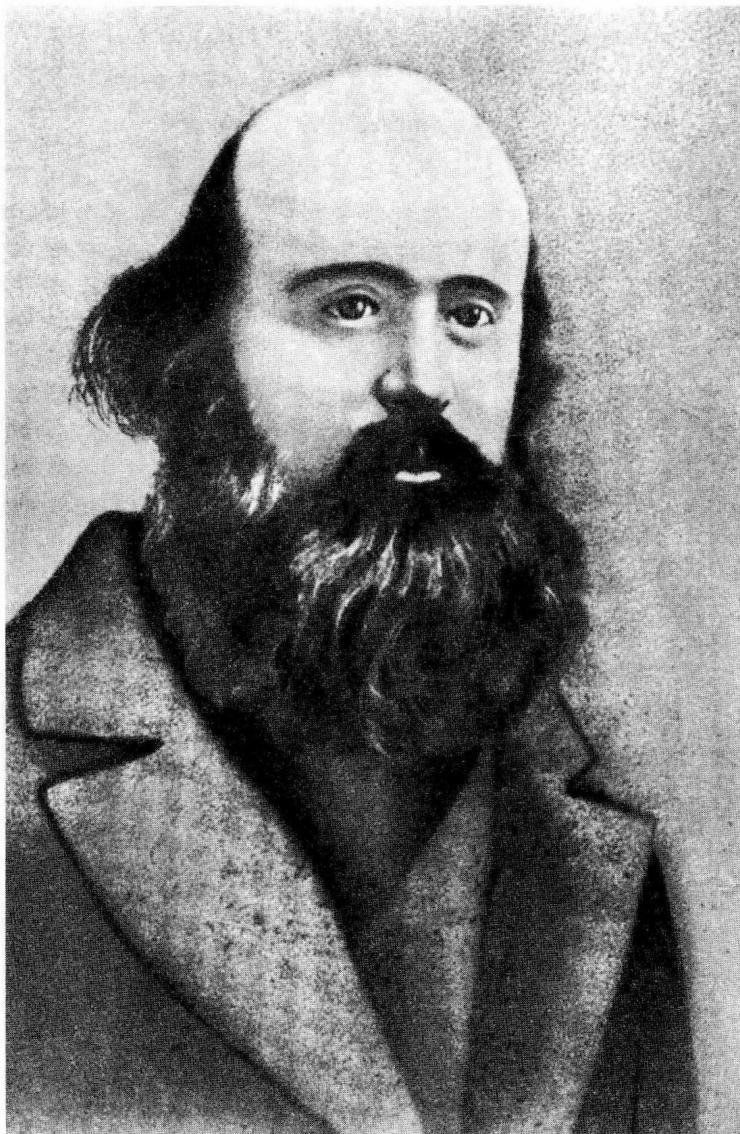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白春仁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 19世纪60年代



米·瓦·彼得拉舍夫斯基



谢·费·杜罗夫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



亚·伊·帕尔姆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



阿·尼·普列谢耶夫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  
19世纪50年代)



尼·亚·斯佩什涅夫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 A.  
涅伊曼作 19世纪40年代)

# 目 录

## 一八六二

- 理论家的两个阵营(关于《日报》及其他)…… (465)  
斯拉夫派、黑山人与西欧派,最近一场争吵 … (492)  
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译文前言…………… (501)  
一个微妙的问题 (文中有口哨声、变形与  
乔装) ..... (504)

## 一八六三

- 对种种牟利问题和非牟利问题必要的文学  
解释 ..... (537)  
杂志评论：新的文学刊物和新的理论…… (551)  
杂志评论 ..... (568)  
    一 答“吹口哨者” ..... (568)  
    二 年轻的笔杆子 ..... (578)  
又是“年轻的笔杆子”  
    答《现代人》文章:《〈时代〉的担心》 ..... (585)  
《时代》编辑部答《莫斯科新闻》的攻讦 ..... (606)

## 一八六四

谢德林先生，或虚无主义者的分裂	(615)
关于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几句话	(642)
必要的声明	(647)
为了结束。给《现代人》的最后一次解释	(651)
尼·斯特拉霍夫的《回忆阿波罗·亚历山大罗维奇·格 里戈里耶夫》一文附识	(657)
生活与文学中的双关语	(663)
德·瓦·阿韦尔基耶夫《从两个彼得堡人的自白谈起》 一文附识	(678)
谈瓦西里耶夫在《孰能无过，孰能免祸》中的表演	(679)
阿·安·戈洛瓦切夫论古典教育一文读后感	(683)

## 附 诗稿

有感于 1854 年欧洲事件	(685)
1855 年 7 月 1 日	(689)
加冕与和约	(694)
戏谑诗、讽拟诗、讽刺诗	
拟巴伐利亚团长	(698)
说吧，你为啥如此折磨人	(698)
一个蹦蹦跳跳的姑娘	(699)
虚无主义与诚实的斗争(军官与一女虚无主义者)	(699)
一路描写下来全是牧师	(708)
拜马科夫银行的破产	(708)
孩子是费钱的	(709)

不要蛮干，费杜尔.....	(709)
<b>附录</b>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的交代	
和供词.....	(710)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交代.....	(710)
对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正式审讯.....	(730)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供词.....	(733)
在弗·拉·佐托夫案卷中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供词.....	(765)
在阿·尼·迈科夫案卷中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供词.....	(765)
在亚·彼·米柳科夫案卷中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供词.....	(766)
在尼·亚·莫尔德维诺夫案卷中费·米·陀思妥耶夫 斯基的供词.....	(767)
在罗马绍夫、萨尔蒂科夫、别尔嘉耶夫、亚什维 利、车夫费多特与米哈伊尔·雅科夫列夫、布 卢姆案卷中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供词.....	(768)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相关人案卷中的供词.....	(768)
相关的资料和文件.....	(773)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军事法律委员会的供 词上的签字.....	(773)
在 O. A. 米柳科娃的纪念册中费·米·陀思妥耶 夫斯基关于被捕的回忆.....	(773)
第三厅关于逮捕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密令 (秘密) .....	(776)

- 摘自《今年(1849)3月11日以来参加彼得拉  
舍夫斯基星期五聚会的人员名单》(绝密) ..... (777)
- 罪犯文稿调查委员会主席致秘密审讯委员会主席  
的公函(复印件)(秘密) ..... (777)
- 关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的  
说明 ..... (778)
- 题解 ..... (831)

一  
八  
六  
二



# 理论家的两个阵营

## (关于《日报》及其他)

正是现在，我们需要有人诚实而直率地、主要是准确地讲一讲我国的人民……根据 2 月 19 日立法<sup>①</sup>，人民要参与社会生活，如今他走上了舞台。那么，人民是怎么回事，我们刚刚听说，但还不了解的这个国家（看来我们已接近了它）又是怎么回事，俄国生活中这个快要更新我们社会的新因素是怎么回事？一句话，什么是俄国的地方自治机构<sup>②</sup>？关于它的历史情况，我们只知道过去这是支配我们生活的主要基础之一，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很长时间里似乎已销声匿迹，有时露面则往往在严重抗议痛苦现实的活动中<sup>③</sup>……人民的问题在今天是个生命攸关的问题……如何解决它可能决定

---

① 1861 年 3 月 3 日（俄历 2 月 19 日），俄国颁布废除农奴制法令，给农奴以自由身份。这就是农民改革。

② 十月革命前俄国县、省的自治管理机关，由选举产生的地主议员组成。其中如地方自治会，负责审核摊派地方的贡赋，地方自治执行机构的报告，提给政府的申请书等。在贵族团体的领袖主持下，每月召开会议。

③ 暗指拉辛（1630—1671）和普加乔夫（1740/42—1775）所领导的俄国农民起义。

着未来俄国进步的命运。这是因为俄国人民的问题而今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里现在有没有一个不同于各官员阶层的地方自治机构？它今天是否还有生命力，它还能够使我们这里生机微弱的社会得到复兴吗？

这样生命攸关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按照理论来解决的。问题的出现是在很久以前了，当然不那么突出，那时我们的社会开始意识到自己不同于其他西欧人民的特点。可是热衷于理论，妨碍了理论家们直接看待事实，真正理解事实。理论是好的，但得有某些条件。如果理论想要确切地表现生活，它得服从生活的严格约束。否则它就会侵犯生活，无视生活事实，如人们所说扭曲现实来迁就自己。西欧主义者建立了泛西欧人的生活理论，当看到与之根本不同的俄国生活时，先就谴责这种生活。斯拉夫主义者则把老莫斯科<sup>①</sup> 的理想当做标准，同样一下子否定了俄国生活中一切无法塞进他们狭窄框子的东西。情况也只能是如此。错误的开头导致十分错误的结论，因为理论喜欢始终如一。而狭隘的片面的开头，按照理论的一贯性，必然导致否定生活中与所取原则相矛盾的那些方面。

但这正可能是理论家们的功绩，可他们有时过分注意逻辑的彻底性，因而不怕得出任何的结论。当代理论家中有一批人<sup>②</sup>，不仅否认俄国地方自治机构的存在，不承认这是必须保

① 莫斯科最早见于编年史中 1147 年的纪事。自 13 世纪成为公国的中心，14 世纪成为莫斯科大公国的中心，15 世纪后半期成为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首都，至 1713 年俄国迁都至彼得堡。所谓老莫斯科的理想，就是指斯拉夫派所迷恋的彼得大帝改革前的俄国社会和制度。

② 这里是指《现代人》的政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马·阿·安东诺维奇(1835—1918)。后者是俄国批评家、政论家，也是革命民主主义者，1860—1866 年在《现代人》杂志工作。

留的基础，而且从原则上根本就否认民族性原则本身。我们不打算详尽分析这一派人的见解，因为这将占去我们许多时间和篇幅，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一理论过于狭隘和肤浅，再说也很陈旧了。早在席勒的作品中，波沙侯爵就幻想过世界主义<sup>①</sup>。至于讲到我们目前关心的对象，那么这一理论在今天是经不起批评的，我们对它只想说上几句。

一派理论家说：“我们理想的人，应具有人类共有的品质。我们所需要的人，应该到处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在德国，在英国，在法国，应能体现在西方形成的那一普遍类型。他所获得的全人类因素，可以大胆地传给任何一个别的民族，全人类因素可以引入任何的环境中去，不管这环境是什么样的。这里用不着谈什么根基问题，似乎在掌握其他民族的一些东西时，却须要使这个根基能够适应。”这就是说，理论家们想要从全人类，从一切民族那里找出某种完全没有个性的东西，在世界所有国家里不论气候和历史条件如何差异却总是一样的东西……这个任务看来很宏大，目的也很高尚……可惜的是问题并不在于任务的宏大和目标的高尚。我们非常希望这些理论家中有谁能解决如下的问题：如果每个民族都变成一枚磨平了的硬币，人类是否一定从中获益匪浅？这个益处究竟是什么？请哪一位理论家给我们指出看看任何个人均应努力做到的那个人类共同的理想。整个人类尚未形成这样的理想，因为教育的遍及也只占世界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既然他们拥有的这个人类共同的理想，仅仅是西方酝酿出来的，难道可以说它十分完美，以致任何别的民族都不应再添加什么自己的东西，只需按照西方的书

---

<sup>①</sup> 参看席勒著《堂卡洛斯》，第3幕，第10场，第4幕，第21场，波沙侯爵是剧中人物。

本消极地学习这理想吗？不是的，只有当一切民族都能在自己的基础上获得发展，以自己特别发达的某一方面来充实整个生活的时候，人类才会过上最充实的生活。只有那时我们才可能想望有圆满的人类理想。有时我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每个民族由于是在自己国家特有的条件下得到发展，它必然要形成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的习俗，自己的社会生活准则……我们觉得，既然不可能在实际上强迫一个民族放弃它的经验和创造的一切，从而只求有利于别国达到的人类理想，那么就不可避免地要关注民族性，这样才会促使一个民族得到某种发展……民族的本能，对来自外部的任何侵犯都十分敏感，因为有时奉为全人类因素的东西，在某一国家中却毫无用处，只能延误这一民族的发展……我们认为，任何植物到了缺乏它的许多生存条件的国家，都面临退化的威胁。有时我们甚至感到，想把一切民族全按照一劳永逸规定的理想统一起来，这未免太霸道了。这样就剥夺了各国人民任何自我发展的权利，精神自主的权利。联系到俄罗斯历史的千年纪念，我们今年还产生了如下的看法：经过千年的历史进程，不管是怎样的进程，我们总还积累了某些经验……西方已经通过彼得大帝来拯救我们，在这整整一百五十年间，西方以各种方法来改进我们的生活。而这些举措的结果又如何呢？如果说他们还是给我们做了些好事，那就是向我们证明了：我们仍是有着自己根基的，有些情况下还必须十分重视这一根基。彼得大帝的改革，可说在我们这里建立了 *statum in statu*<sup>①</sup>。改革建立起一个所谓有教养的社会，它不是像《现代人》所说仅仅不再喝克

---

① 拉丁文：国中之国。

瓦斯饮料<sup>①</sup>了，它还学会思考俄罗斯。这个社会时常背离人民的要求，同人民大众完全隔离，不只如此，对人民大众还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结果花费了许多气力和时间，这个脱离了根基的社会里，才有一部分精英重又萌生关于人民的思想，关于人民发展的思想，重又意识到必须了解人民的需要，必须与人民相接近。

从理论家们否认任何民族性的存在，就可断定他们也不懂得什么叫“与人民接近”。他们无法理解，地方自治机构是我们俄国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他们不懂得我们同人民相接近指的是什么。《现代人》说：“是我们应该走近人民呢，还是人民应该走近我们？”“人民应该走近我们，最好是我们应该把人民领到自己跟前，因为人类共同的理想存在于我们心中，在俄罗斯我们才是进步与文明的代表。人民是愚昧的，至今什么也没有树立起来。人民的环境是没什么意义的，是愚钝的。”不过有时我们想，要是我们不收敛自命不凡的样子，要是我们不在事实上而非口头上先向人民伸出手去，人民是不会走近我们的。因为人民不觉得需要我们，没有我们，他们也很坚强……我们要是觉得脚底没有支撑，背后没有人民，就会虚弱不堪，人民却不会。他们本身就坚强。我们这些有幸称为有教养社会的人，并没有什么力量，缺少活力。人家劝我们相信：“人民，也就是我们的地方自治机构，是愚笨的，因为乌斯宾斯基<sup>②</sup>

① 俄国从基辅罗斯时就享有盛名的清凉饮料，用黑麦芽、大麦芽以及黑面粉加糖和水等酿成。这里以它指十分古老的传统的東西。

② 尼·瓦·乌斯宾斯基（1837—1889），俄国作家。他的特写和短篇小说写当时俄国农民生活。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文《转变不是开始了吗？》争论。后者认为，乌斯宾斯基不再把人民理想化，而此前的俄国作家德·瓦·（接下页）